



●文 / 陆杨烈

不拿工资的国会议员

——记全国劳动
模范、人大
常委王永幸

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夏天里，姬鹏飞率领“人大代表访问团”，前后访问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委内瑞拉、瑞士等国。代表团里有两位人大常委：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和下丁家村党支书王永幸。

王永幸皮肤黝黑，两掌布满硬茧，淳厚朴实。当记者们得知这位参加过二战、荣军出身的王永幸，身兼黄县县委副书记等7个官衔，却始终坚持和村民们按共同制订的分配方案，年终才领取自己全年所得，都惊讶地称他为：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不拿俸禄的“国会议员”。

要了解王永幸是不容易的……

就和这山这水过不去

战争在中国大地结束了。

王永幸可以在荣军学校无忧无虑过下去。但他硬要复员。复员后被安排在本县芦凤区当民政助理。官

职虽小，却是城镇户口，吃商品粮，拿全民制工资。王永幸却要求回下丁家。

下丁家和大寨同在北纬 37 度上。也是穷山恶水。列祖列宗手里无权，对它们无奈。如今农民成为土地主人，王永幸不信改造不了这山这水！

在闭塞落后的下丁家，王永幸无疑是见过世面的第一号人物。村民们一致选他当村长，党内担任总支书。

王永幸拿出全部复员费，买了头牛，组织起第一个常年互助组。牛又换成马。之后，初级社、高级社、公社化将村改成大队，他都是一把手。

56 年，粮食亩产达到 664 斤超了纲要，震惊全县。下丁家吃返销粮的历史，一去永不复返。王永幸被选为省积代会代表。

王永幸是个农民，脑子有许多许多传统观念。子承父业，理所当然。他有 3 儿、4 女，对长子王清业他怀有特殊期望。其它儿女都在外，如今不是长就是书记。76 年，在首都钓鱼台宾馆当了 6 年警卫的王清业要复员了。他有留在北京当干部的机会，但遵父命小伙子毅然回村当农民。

这时，王永幸正磨拳擦掌，要修筑 34 里长的盘山公路，好把上千亩果园串连起来。“你小子回来得正是时候。我把年轻强劳力都交给你。你当队长。他们要是干不好，我只找你算帐！”

儿子也是农民出身，深知这话比在钓鱼台站岗艰苦万倍。儿子明白，这是老爷子发来的第一张考卷。“那就看我的行动吧。”

王清业在公路竣工后，被选为团总支书、党支部。今天，他是下丁家实业总公司总经理、村委会主任、总支委员。他经营的 12 家厂，年收入占全村总产值 73 %。这还没算进他经营的商场、运输队、服务大院的收入。

“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都被老爷子没完没了化在那山那水上啦。”年过“不惑”的总经理富有幽默感。“我连吱一声都不敢的。”

王永幸这辈老头，似乎生来就为了对下丁家的山和水过不去。

黑旗和红旗

王永幸是个求实的人。在那些年代，求实的人常遭罪。

58 年秋收季节，弄虚作假、狂报产量之风已登峰造极。羣汉王永幸我行我素。今年秋收，产量又比去年增多 15%，那就挺好的呀！他如实上报。

就象一只刚出泥的土豆，被放在一群吹足气飘飘

晃晃的彩色泡泡球中间，成了“怪物”。县领导十分生气，大有一只臭蛋坏了一锅汤之感。太不争气啦！你王永幸已是省的劳模，竟拖全县后腿。县领导决定要挽救他，所以给予重罚。

报特大高产的大队，都扛着红旗回去。王永幸扛的是面黑旗，而且还被责令组织一个连的强劳力，带上工具和铺盖，去平原某个大队“戴罪立功”秋种。

村里的地还有 20% 没秋种。王永幸只得把土地交给妇女们，他亲自率领 100 多强劳力去那个得特大“高产”的大队。

一下地，社员们就愤怒地叫喊起来：

“什么？他们的秋种才开始。苞谷还没收全哪！”

“妈的。没收全，总产量怎么算出来呀？”

“骗人，骗人。他们的亩产量，要能超过我们，我倒过来走路！”

王永幸心里也很气愤。能这样胡弄人遭践人吗！可他忍住了：“已经耽误农时了。这总归是公社的土地。先把麦子种下是头等事。”

王永幸的指挥小组，吃住都被安排在一所小仓库。有次他和社员们一起干活，午饭就和大家一起吃。他发现玉米饼硬得抗牙，定是没渗豆面。而指挥小组吃的玉米饼则很松软。王永幸以为主人优待自己，另做好饭。晚饭前，他赶去食堂，想告诉食堂主任，以后别再为他另做好饭。哪知，他在食堂里发现，他吃的和主人社员们吃的玉米饼一模一样。原来，主人给下丁家社员做的是馓饭。

王永幸顿时怒发冲冠。他直奔大队部，将两块不同质量的玉米饼重重拍在桌子上，呵责大队干部们：

“你们还配称是党员？干部？我们下丁家社员，不是旧社会长工！”

大队干部们谁也不敢惹这个已闻名全省的羣汉。何况，他们个个心怀鬼胎。那乱报的产量，瞒得住从不下来的县领导，可瞒不住来干活的王永幸。一旦揭发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慌忙道歉告罪，把罪责推在食堂主任头上，并保证立即改正。

历史的幽默，严正无情。

“大跃进”弄来了全国大饥荒。背黑旗的下丁家却没人挨饿。王永幸发觉公社老书记饿得身体已浮肿，他征得社员们同意，给老书记和其它公社干部，每人送去 80 斤苞谷，和一麻袋干净的地瓜叶。消息传开，人们奔走相告：“下丁家有余粮！”

许多人拿出最好的衣服，赶去换点口粮。其中也有那因报“特大高产”而获红旗的大队社员。当时，连地瓜叶也贵如金。一件毛衣能换 2 斤苞米也心甘。王永幸得知此事，立即下了道严厉的命令：

“下丁家人决不做乘人之危的事！任何人不许用粮

食换衣服。谁家能省出点口粮，应该援助兄弟大队的社员。”

究竟谁是红旗谁是黑旗？

众人心里终于有了结论。

绿色银行

据说在第3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，中央在商定农业样板时，曾把大寨和下丁家反复掂量。后来，虽确定“农业学大寨”了，下丁家也多次受奖，被宣扬。王永幸被誉为“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。”

82年，农村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时，大寨早已消声匿迹。而王永幸又连任六届人大常委，他又是中共第9、10、11届全国代表、山东省委委员。

可是，在分田到户这件大事上，他毫无商量余地。“下丁家不分。至少在目前决不能分。”

王永幸这个典型可不能倒啊。

省的领导前后3次赶来开导他。中央组织3个不同成员组成的工作组，下来劝说他。他还是那句话：“目前不能分。要分到以后看发展再定。”

中央文件上，写有“宜统则统，宜分则分”。必须“因地制宜。”再搞“一刀切”，是不能的。更主要的，还恐怕是王永幸非一般人，没人肯出头去惹他。万一又弄错了，岂不自找苦吃。

领导最后说：“下丁家有下丁家的情况。我们不干预。”

不干预，自然也不再宣扬。在村前泳汶河岸上，当年县里出资，造起一所接待大院。院内还拥有幢3层的外宾楼。自82年以后，楼门常锁。庭内杂草丛生。只有那条护院大狗，自由自在跑来跑去，常快活地高声吠叫几声。还有那两棵核桃树，再也不用担心果实未成熟，就被客人们偷偷摘光。

历来不留虚名的王永幸，反而暗暗高兴。没人来参观，他可腾出80%的时间哩！

村里的粮油田、果树林，虽已有大小21座水库为它们服务，可是还有20%因水源不够和地势高，浇不上。仍得靠老天的恩赐才能生存。这是王永幸耿耿于怀的心病。土地一旦分到户，他多年来一心要造座高山水库的计划，就将泡汤。

这高山水库非造不可！

决定土地暂不分后，王永幸立即请来位水利专家。老专家和王永幸是朋友，他问：

“你能投资多少？”

“你估计需多少？”王永幸反问。

“少算也得150万。”老专家认定，国家是绝对不会投资这种化钱大收效少的工程。

王永幸眉头没皱一下：“那好。钱我有的。”

老专家知道王永幸治山治水，历来不顾血本。可当前，商品经济大发展，手头有这么大一笔钱，到城里开个酒楼、办个旅馆，或组织力量搞运输、做生意什么的，能赚大钱，见效也快。老专家诚恳地说：

“永幸，这地区少雨缺水，这水库没条件发电。它最多能容30万立方米水，也能浇你一小部分田。这太不合算。”

“合算的。”王永幸说。全村的土地、果树大旱年也不再缺水。这怎么“不合算？”

年近花甲的王永幸身先士卒，投身高山水库大坝的建设。5百人5百对肩膀，硬是把140万块石料、540吨水泥扛上山。每人磨穿4副垫肩。为此，他们节省下70万元经费，将近计划的一半。

至此，全村大小22座水库和配套的5千米渠道、1.5万米地下输水管道、25座扬水站、55座大口井、7个地下塘、8道拦河坝，共同组成的“山顶山库、山腰塘坝、山根库井”三级立体灌溉系统，终于完成。

王永幸生平一大宿愿，终于变成现实。

下丁家人称这伟大的工程为“我们的绿色银行”。

“绿色银行”诞生后，这地区连续3年大旱。年降雨量最低仅有162.1毫米。

“绿色银行”的巨大功能，在3年后的89年小麦交售时，爆发出惊人的威力：下丁家村所在的镇（乡），共35个行政村，共交售国家小麦11万公斤，其中下丁家一村占9万公斤，为其81.88%。

不久后的8月25日，省长赵志浩亲临下丁家村视察。沿途的渠道都干枯着，庄稼在炎阳下奄奄一息。省长心愁如焚。车进下丁家村，公路两侧庄稼碧绿流光，山上果树果实累累，到处生机勃勃。车子直抵大坝下。

省长感叹万千，对王永幸说：“听说你搞得不错，没想到好到这个样子！”

第二年8月8日下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，专程赶来，登上大坝。人工湖清冽的水波在闪闪发光，已被绿化的群山泛起绿雾。梯田层层，果林望不到头尾。宋平语意深长地对王永幸说：

“你们靠自己一村的力量，干出这么大业绩，了不起！如果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，苦干实干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大大加快。”

省报、地区报、县报，又纷纷报导下丁家人立新功的事迹……

过年就入“古稀”之岁的王永幸，早已退居二线。他家里仍喂着2头猪。不久前，他喂猪时滑一跤，伤了臂骨。如今入收多了，村民都不太愿意再喂猪。但国家要猪肉，村里的耕地要猪肥，党总支委家都带头喂猪，王永幸认为自己也不能例外。